

新世纪第一个除夕，在李洪志“放下生死”、“升天”、“圆满”妖言蛊惑下，几名“法轮功”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自焚事件。公安机关初步查明，这起自焚事件完全是李洪志对“法轮功”痴迷者进行蛊惑、唆使和直接精神控制的结果，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的罪恶活动。

2月24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这起自焚事件的直接组织者刘云芳、薛红军等人依法批准逮捕，另有一名直接组织者王进东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精神控制 诱人疯狂

近两三年间，在河南开封市一些“法轮功”痴迷者中，流传着一个“大法大弟子”的离奇故事：他宣称“开了天目”，能看到“另外空间生命和物质的存在方式”；自称是李洪志“十大弟子”之一。

他还四处散布：1997年9月的一天子夜，他正在练功时，“师父”用立体声将四句诗打入脑中，并让他立即到湖边拜谒。顿时，一股神奇的力量使他穿墙破壁，踏水而行。见到“师父”后，连磕3个响头，“师父”摸着他的头说：“缘分……”

这个荒诞故事的主角，就是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直接组织者、“法轮功”顽固分子刘云芳。

今年57岁的刘云芳，原是开封市一家工厂的工人，近年来靠修理电器、打零工生活，1997年开始迷恋“法轮功”。他的妻子李秋丽说，“老刘平时性格内向，练习‘法轮功’后更是少言寡语，能挣的钱也不想挣了，成天家务活不干，与家人也无法沟通。”

疯狂痴迷“法轮功”的刘云芳，将心思全部投入对“师父”李洪志的顶礼膜拜，沉溺于其歪理邪说之中，编造了子虚乌有的痴言梦语。他经常炫耀，“‘师父’的书籍是我修炼的重要内容，几十遍几十遍地学，每个字都很珍贵，我做什么事都是为‘大法’做的。”吹嘘自己亲受“师父”召见，悟得大法精髓，还谎称“要想跟师父走，请找一个人”，实际上在暗示此人就是刘云芳他自己。周围的“法轮功”练习者听得如醉如痴，不知不觉沉沦陷入了一种病态的执著和疯狂，以能接近刘云芳为荣。

2000年5月、6月间，已成“过街老鼠”的李洪志连续抛出多篇“经文”，煽动中毒较深的练习者“顶着压力走出来”，充当其与政府和法律对抗的“炮灰”和牺牲品。在《走向圆满》的“经文”中，李洪志甚至赤裸裸地叫嚣，只有“真正地将整个生命溶（融）于法中”，才能“走向圆满”。

李洪志的险恶用心，刘云芳自然心领神会。同年5月，刘云芳在自己打工的油漆店，对同在开封的“法轮功”痴迷者王进东、郝惠君、薛红军等人兴奋地说，“我悟到‘圆满’了。‘圆满’就是什么都要放弃，人‘圆满’后能白日飞升，直奔‘天堂’。”

6月的一天，在王进东打工的聚宝斋书店，刘云芳又向几个“功夫”描述了他看到的“圆满”情景。在场的人说，“老刘大法修得好，悟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这次聚会中，刘云芳提出把自己悟到的“圆满”写出来散发。王进东的女儿王娟当即整理出一篇题为《圆满的》的邪教宣传品。在结尾，刘云芳特意将落款写成硕大的“大法弟子”字样，暗示自己就是传说中的李洪志的“大弟子”。

2000年8月以来，急于显示能量的李洪志加紧活动，在抛出《去掉最后的执著》的“经文”后，还公开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和北美大湖区举办的所谓“心得交流会”和“法会”。他宣称“现在是最后修炼、得法的机会”，是“真正圆满”的最后期限，煽动痴迷者在世纪之交“修成正果”。

与李洪志“升天”、“圆满”的煽动遥相呼应，刘云芳“悟”到的“层次”也不断攀升。不久，刘云芳突然神秘宣称，“练功时进入了状态，悟出‘元神’带着点火工具和汽油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自焚。着火后，我的‘佛体’就出现了，嘴里喷着火，一瞬间光芒万丈。”

刘云芳将这段胡言乱语告诉了能说会道的“功夫”薛红军，并叮嘱说，“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只要心境够

邪教 的 罪恶

——李洪志实施精神控制造成天安门广场自焚悲剧

了，自然就会悟到这些。”薛红军被“法到人间”的幻境深深吸引，马上添油加醋地在“法轮功”练习者中传播。受李洪志不断“上层次”的诱导，王进东也亦步亦趋。去年12月下旬，他公开宣称自己“悟”到了必须以最高形式——到天安门广场自焚，才能“圆满”。并明确提出，“自焚‘圆满’的最佳时刻应选农历除夕。”

在人类欢庆新世纪之际，李洪志却抛出《忍无可忍》的“经文”，煽动痴迷者为“大法”而舍尽一切。这一“经文”，令刘云芳、王进东等人更加狂热。2001年1月10日，刘云芳、王进东、薛红军、郝惠君等人再次聚集，争相表白自己又上了一个“层次”。他们共同表示，1月23日农历除夕这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自焚“圆满”。

薛红军还提出，“要多组织一些人去天安门广场自焚，人越多‘法轮功’‘气场’就越强。”这个建议当即得到了这些痴迷者的赞同。

按照分工，刘云芳、王进东分头通知了“法轮功”痴迷者刘葆荣和刘春玲母女；郝惠君打电话给正在北京上学、同样痴迷“法轮功”的女儿陈果，动员她一起“圆满”。

密谋筹划 命丧“天国”

按照李洪志“经文”的暗示，在确定了“圆满”的方式和日期后，刘云芳、王进东等人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准备。王进东主张“自焚最好用汽油”，在字画店打工的他还又献上一计，“用装画轴的长塑料袋装汽油，绑在身上不容易被发现。用刀片一划，就能洒遍全身。”众人商定，为了有充足的准备时间，提前一周进京。

2001年1月14日，郝惠君交给王进东1000元钱，让他购买去北京的火车票。王进东拿出其中的800元找到刘春玲，称自己行动不方便，让她去办。刘春玲随即购买了6张16日19时从郑州开往北京的1488次火车票。拿到车票后，郝惠君又与陈果联系，约定1月17日8时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的公共汽车站会合。

1月16日，刘云芳、王进东、郝惠君、刘葆荣，以及12岁的刘思影和她的母亲刘春玲等6人登上了1488次列车。火车启动时，前来送行的薛红军与他们相约：“天堂见。”

次日凌晨5时许，刘云芳一伙到达北京西站，径直与陈果会合。随后他们来到石景山区古城路56号楼一名北京“法轮功”痴迷者的住处。当天，在“法轮功”人员的安排下，他们分3批转移到京郊门头沟区城子西街18楼一套单元房内。在这里，刘云芳、王进东等人实施除夕的疯狂行动作最后的准备。

18日上午10时，王进东和刘云芳乘坐出租车，到宣武区新华街“天畅轩”工艺美术商店，购买了40米包装画轴用的长塑料袋。而后，两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观察情况。早在去年11月10日，他俩就曾专程从开封到这里“踩点”，当时还携带了自制的一幅8米长、缀有黄绸花边的巨型横幅，准备“如果有机会，就到广场上亮相”。

19日，王进东、刘云芳等7人在藏匿的住处，将长塑料袋剪成一米多长的小段，扎住口后注水做试验。第二天上午，王进东与刘云芳又到“天畅轩”买了40米塑料袋。期间，他们还发给每人两个用来割塑料袋的刀片和打火机。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行迹，他们深居简出，吃的大都是从开封带来的方便面、饼、咸菜，偶尔到附近超市买一些方便食品。即便是开封的“功夫”打来电话，郝惠君也严厉斥责：“以后别往这打电话

人愤慨。这是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害人夺命所犯下的新罪行，再次暴露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使更多的人知道了邪教的祸害。

刘京表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很多部门的工作。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要是为了综合协调各部门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工作，就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加强与世界各国反邪教组织和机构的交流合作，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保护公民免受邪教的侵害。

在谈到一些国家和组织对中国在处理“法轮功”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时，刘京回答说，很多人都了解吸食毒品的人的一些情况，想让他们戒断毒瘾是非常困难。吸毒者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大家有目共睹，世界各国也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制毒、贩毒活动。而邪教“法轮功”就像精神毒品一样，他们对广大练习者和痴迷者的毒害就像毒品的危害一样。他们宣称自己是神，我们是人，不在一个层次上，因此，正常的人很难与他们进行沟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不要自己的孩子，不要自己的家庭，可以按照李洪志所蛊惑的那样“去掉对生命的执著”。成千上万的家庭因此破裂，失去了往日的和睦，“法轮功”对社会的危害绝对不亚于毒品。中国政府愿意在处理和防范邪教的问题上加强与世界各国政府的合作。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法轮功”在香港的活动情况时，刘京说，近一段时期以来，“法轮功”组织在香港的闹事活动有所升级，滋扰了香港居民的正常生活，广大市民对“法轮功”组织散发宣传传单，在公共场所示威闹事等行为极为反感，表示出强烈的不安和愤慨。刘京表示，相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会根据基本法，根据当地的法律，从维护香港的长期稳定发展，保护香港居民的福祉出发，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

了，如果被发现我们就不能成功了。”

即使是在手忙脚乱的准备期间，这伙痴迷者仍念念不忘醉心交流进“天堂”后的“美好滋味”。刘云芳对刘思影说，“天堂里全是金子”；“‘天国世界’可好啦，你这么执著，修炼好了到‘天国世界’肯定能当‘法王’”。并劝她说，“你现在的妈不是你的亲妈，你的亲妈在天上。”

刘云芳、王进东还把这次来京自焚“圆满”的想法告诉了同样痴迷“法轮功”的首钢职工刘秀芹。刘秀芹听后很激动，连声说，“你们已经到了很高的层次。”并欣然应允，为他们提供了分灌汽油的房间。

22日上午8时许，刘云芳、王进东买了满满40升汽油，并在刘秀芹提供的房间内，将汽油分装在每个长1米左右的10多个塑料袋中，并约定“23日一早取汽油袋，上午10时30分准时到天安门广场自焚。”

望着散发着刺鼻汽油味的一个个塑料袋，刘秀芹心有余悸。当晚，她又将汽油重新倒入桶中。23日上午8时许，当刘云芳、王进东等7人取汽油袋时，刘秀芹谎称“装汽油的塑料袋渗漏”。这时，刘葆荣提议：“干脆用雪碧瓶装算了，绝对不会漏。而且雪碧与汽油颜色差不多，不容易引起怀疑。”众人连声称好。

刘秀芹当即到超市买了一箱雪碧，又找来两个空雪碧瓶，用一把破水壶，将汽油分灌进14个雪碧瓶中。为了不引起注意，刘秀芹给每人身上喷洒了香水。他们最后确定，下午2时30分准时在天安门广场自焚。

即将“升天”、“圆满”的兴奋冲昏了7名痴迷者的头脑，他们异常亢奋，相互握手，共祝“天上见！”并将随身携带的5000多元钱，以及身份证、衣物等全部留给了刘秀芹。“升天”心切的郝惠君、陈果母女和刘春玲母女刚一出门，就匆匆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天安门广场，等刘云芳、王进东、刘葆荣3人下楼时，她们早已不见踪影。

郝惠君、刘春玲母女4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后，先在历史博物馆附近的一处厕所里，将携带的汽油全部浇洒在身上，而后来至人民英雄纪念碑北面。10多分钟后，刘云芳、王进东等人乘坐的出租车也来到天安门广场西侧。不久，烈焰腾升，黑烟翻滚，一起愚昧、疯狂的惨剧发生了……

惨痛结局 罪孽深重

一直以“法轮大法大弟子”自居、直接组织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刘云芳，在除夕的天安门广场上却没能像郝惠君、陈果等“法轮功”痴迷者那样“执著”，按事先约定自焚“圆满”，甚至连一滴汽油也没有洒在身上。

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刘云芳讪笑着为自己的言行不一做着辩解。

“我不自焚，那是因为‘师父’想要留下我，留下我这张嘴来说话。”

“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郝惠君他们？”

“他们都比我的‘心性’高，他们自焚是真正‘圆满’了。我的层次还不够，所以打消了自焚的念头。”

就是这个为邪教“法轮功”忙前跑后、对李洪志奉若神明的刘云芳，一再鼓动别的痴迷者为“求圆满”、“上层



口是心非

史宝剑

看来，李洪志十分工于心计。为了给自己的邪教装点门面，他从佛教语言中窃取了“法轮”二字，又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名目繁多的“神功”中窃得一个“功”字，用来命名他的邪教“法轮功”。

但是据我看来，李洪志既不懂佛经，也没有什么“功”。他只是在游览佛教寺院时，从山门左侧副殿成色色的围墙上，抄了“法轮”二字来。那邪教“法轮功”就像精神毒品一样，他们对广大练习者和痴迷者的毒害就像毒品的危害一样。他们宣称自己是神，我们是人，不在一个层次上，因此，正常的人很难与他们进行沟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不要自己的孩子，不要自己的家庭，可以按照李洪志所蛊惑的那样“去掉对生命的执著”。成千上万的家庭因此破裂，失去了往日的和睦，“法轮功”对社会的危害绝对不亚于毒品。中国政府愿意在处理和防范邪教的问题上加强与世界各国政府的合作。

伪装应当剥去

大字：“佛光普照”。

那么，“法轮”二字是什么意思？这一问，很可能使得李洪志之流不知所云。

法轮，就是佛法的别称。佛教认为：佛法不停滞于一人一处，而辗转相传有如车轮，故名法轮。而李洪志却大言不惭地哄骗他的信徒说，“法轮”是可以由他弄通神安放到信徒的肚子里去的。这不是胡扯吗？“法轮”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装到他的信徒的肚子里去呢？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有的“法轮功”痴迷者为寻找这个“法轮”，竟把自己的肚皮剖开，因而丧了命。

李洪志根本不知佛家的“法轮”是怎么回事，却胡编乱造出一本所谓《转法轮》的“经文”来，蛊惑一些“法轮功”痴迷者：要“放下生死”、“走向圆满”，到天安门前去自焚。李洪志欺骗他们说，“圆满升

次”铤而走险，到头来，自己却以“‘师父’有话”、“自己层次不够”为借口，轻飘飘地一推了之。刘云芳的所作所为，再一次暴露了李洪志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以“法轮功”练习者的生命作筹码，煽动、蛊惑他们“放下生死”、铤而走险的丑恶嘴脸。

同样是自焚事件直接组织者，又同样口是心非、将别人推向深渊的薛红军，面对看守所的高墙，终于发出了内心的表白。

“‘圆满’是一个肥皂泡，对不明白的人来说，是一场噩梦；对明白

的人来说，是一场噩梦。”

在谈到自己在自焚事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时，薛红军始终避重就轻，但在记者的追问下，他还是长叹了一口气，“我是一个罪人！”

得知李洪志一伙不承认自焚者是“法轮功”练习者时，薛红军激动得双手颤抖，“他们是睁眼说瞎话，李洪志想推脱责任天理难容啊！”

悲惨的事件虽已过去30多天，但当记者与刘思影谈起在自焚前浇洒汽油的情景时，浑身缠满纱布的刘思影仍条件反射般地干呕起来。

“好几瓶汽油呀，他们每个人都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了。当时感觉气味特别难闻，好象昏了过去。陈果姐姐见我这样，只能搀着我走路。”痛苦的回忆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割着刘思影的心。

“1月15日那天，妈妈说，她脑子里突然有了自焚‘圆满’的念头。妈妈还问我敢不敢。我对妈妈说，你要是走了，我跟谁过呀。我只有跟着你，我是你的一个小尾巴。”此时，刘思影的声音哽咽了。

“伤愈后，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刘思影回答说：“我想回家，我要找妈妈！我还想老师、同学，我要上学。我得赶紧补课，不然，同学们都上六年级了，我就落下来了。”

“我真后悔！”病床上的陈果一提到“法轮功”就伤心地抽泣起来，“我想家里的亲人，盼着病能赶快好。”

“当时觉得自焚并不可怕。因为这样就能‘圆满’了，就能去天国世界了。《转法轮》上说的，天国世界特美好。”陈果慢慢回想着那痛苦的一幕。

“今后你还练‘法轮功’吗？”记者问。

“不练了。我后悔了，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后果。”

“病好了以后，你最想干什么？”

“继续上学。毕业后回河南老家，像妈妈那样当一名音乐老师。”

重度烧伤的陈果、天真无邪的刘思影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亲手点燃的邪火摧残了原本花一样的人生。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副主任李迟介绍说，自焚事件中的4名烧伤人员，由于烧伤情况十分严重，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医院正在对他们进行抢救治疗，加紧创面处理和营养支持，以防止各种并发症的发生。

李迟说，目前，医院已先后给这4名伤者做了植皮手术，其中，烧伤最重的陈果、郝惠君还接受了双下肢大面积削削、微粒皮植皮手术。虽然这些伤者大部分烧伤创面都已得到修复，但因为烧伤创面很大，日后还可能造成全身性感染，所以他们目前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即使能保住生命，他们面部毁容也很严重，双手基本毁损，今后生活不能自理，生活质量会很差。

法网恢恢，邪教“法轮功”及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直接组织者混灭人性、残害生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血的事实也给那些至今仍痴迷“法轮功”的人员敲响了警钟：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为了亲人的幸福，不要再充当李洪志及其邪教“法轮功”的殉葬品了。执迷不悟、追随邪教，到头来只能是祸国殃民毁自己。

(据新华社2月28日电)

绝不允许“法轮功”在香港横行

近一个时期以来，香港“法轮功”组织企图使之国际化、政治化，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指向中央政府。他们频繁与国外的“法轮功”顽固分子串联，在香港搞所谓“国际聚会”，借机大肆攻击中央政府；他们对立法会议员进行游说，寻求支持；他们在公共场所和居民区散发传单等“法轮功”出版物，骚扰普通市民；他们长期聚集在中央驻港机关——中联办门前静坐，向中央示威，等等。

这一系列的拙劣行径表明，香港的“法轮功”组织企图把香港变成邪教“法轮功”的活动中心，变成对抗中央政府的基地。

香港“法轮功”组织所进行的一连串活动，引起香港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的警觉和愤慨。特首董建华明确指出，特区政府有责任防患于未然，会密切注视“法轮功”在香港的活动。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香港的自由和容忍，来影响香港和内地的社会秩序，扰乱社会安宁。香港各界人士纷纷座谈和发表谈话，强烈谴责“法轮功”在香港所进行的旨在反

对中央政府、破坏“一国两制”的活动，呼吁香港市民认清邪教本质，维护家园安宁。

董建华先生和特区政府对“法轮功”的立场，得到香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坚决支持。香港回归祖国三年多的成功实践使人们深刻认识到，香港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香港的稳定繁荣维系于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正如特首董建华发自肺腑的感受：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对此，广大香港市民感同身受，自然十分珍惜“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十分关注和维护香港这个“家”的和谐、稳定和安宁。如今，“法轮功”组织逆潮流，悖民心，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利用香港的自由和容忍，做对抗中央政府的恶事，危害国家和香港的稳定繁荣，危害香港广大市民的根本利益。不管他们怎样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论他们如何耍弄花招，机关算尽，到头来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据新华社)

本报讯 “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的前夕，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工会以“在校教育学生，在家教育子女”为主题，召开揭批“法轮功”女工座谈会。数10名女工纷纷谴责“法轮功”毁灭人性、毁灭家庭的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的邪教本质，呼吁人们珍爱生命，崇尚科学，拒绝邪教。

座谈会上，与会女工对“法轮功”组织策划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残害生命，追求所谓“圆满”的恶性事件义愤填膺；为两名花季少女沦为邪教的牺牲品、被扭曲的“母爱”葬送一生而痛心疾首。她们表示，决不容许这类邪教危害我们的孩子，危害我们的女工，危害我们的社会。

工会主席李玉琴在座谈会上说，“法轮功”邪教本质暴露无遗，且沦为境外反华势力的工具，我们更不能让“法轮功”入侵校园这方净土。全校师生员工要充分认识到与“法轮功”的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要崇尚科学，拒绝邪教，反对迷信，传播文明；要为学生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

(航专)

西安航空专女工怒斥“法轮功”

依法打击邪教是任何一个负责任政府的职责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负责人刘京今天表示，邪教是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依法打击邪教，是任何一个负责政府的职责。

刘京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作上述表示的。刘京指出，李洪志以“走完最后的一步”为诱饵，煽动、驱使痴迷者“放弃对生命的执著”，“放下生死”，实现“真正的圆满”。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政府1999年7月22日依法取缔“法轮功”组织之前，在李洪志“世界末日”、“升天”、“圆满”等歪理邪说的驱使下，有136名练习者“放下生死”采取自焚、跳河、跳楼等不同手法自杀身亡。“法轮功”组织被取缔后，又有103人受李洪志毒害，为了上“天国”自杀身亡。刘京指出，“法轮功”使成千上万个家庭离散，失去和睦幸福，造成了一大批痴迷者因拒医拒药而死亡，甚至自杀、自杀以至杀人害命，其中包括杀害亲属或与之毫无关系的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被“法轮功”害死的全练习者和无辜人员达1660人，“法轮功”的邪教本质暴露无遗。

刘京说，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是根据广大人民的要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基本人权和自由，有充分法律依据，完全符合法律程序。中国政府处理“法轮功”问题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受骗上当的练习者，依法惩处少数违法犯罪分子。对于那些不了解“法轮功”邪教组织本质的练习者，不歧视、不排斥，做了大量仁至义尽的工作，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摆脱邪教的精神桎梏，恢复正常生活。被感化的“法轮功”邪教组织中的极少数人，是因为他们从事了违法犯罪活动，触犯了法律。

刘京指出，今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法轮功”痴迷者集体自焚事件。2月16日在北京又发生一起“法轮功”人员自焚事件。这些事件令人震惊，使